

四

辨證奇聞



辨證奇聞卷四

太醫院院使錢氏錢 松著

五鬱門

人有心腹飽滿作脹時或腸鳴數次大便甚則心疼兩脇
墊實爲嘔爲吐或吐痰涎如嘔清水或瀉利暴注以致兩
足面脛漸漸身亦重大此等之病初起之時必襍然亂
治及其後也未有不作肝經治之誰知乃是土鬱之病乎
土鬱者脾胃之氣鬱也內經將土鬱屬之五運之氣而不
知人身五臟之中原有土鬱之病正不可徒咎之歲氣而
不消息其臟腑之氣也夫土氣喜於升騰不喜於下降肝

木來侮則土氣不升肺金來犯則土氣返降不升且降而
土之氣抑鬱而不伸勢必反剋夫水矣水既受剋不敢直
走於長川大河自然泛溢於溪澗遇淺則瀉逢窪必鑽流
於何經卽於何經受病矣治之法宜疏通其土使脾胃之
氣升騰則鬱氣可解然而脾胃之所以成鬱者雖因於肝
木之有餘與肺金之不足然亦因脾胃之氣素虛則肝得
而侮肺得而耗也倘脾胃之氣旺又何患而成鬱哉故開
鬱必須補脾胃之氣也補脾胃而後用奪之之法則土鬱
易解耳方用善奪湯 茶荳一兩 車前子三錢 白朮二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陳皮三分 半夏一錢 水煎服連服四

劑而諸症漸愈此方利水而不走氣舒鬱而兼補止不奪之奪更神於奪也何必開鬼門泄淨府始謂土鬱奪之哉人有咳嗽氣逆心脇脹滿痛引小腹身不能反側舌乾嗌燥面陳色白喘不能卧吐痰稠密皮毛焦枯人以爲肺氣之燥也而不知乃是肺氣之鬱夫肺氣之鬱未有不先爲心火所逼而成者也然而火旺由於水衰腎水不足不能爲肺母復仇則肺金受虧而抑鬱之病起譬如父母爲外侮侵凌而子弱伶仃不能成立力難報怨以泄父母之憤父母斷不怪子之怯必反憐子之辱怨天尤人而不平之氣不能相遺反添疾病者矣然則治肺金之鬱可不泄肺

金之氣乎雖然未可泄肺金之氣也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水足而心火有取資之樂必不再來犯肺是補腎水正所以泄肺金也方用善泄湯 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錢玄參一兩 荆芥三錢 牛膝三錢 炒棗仁三錢 沙參三錢 茯苓二錢

丹皮二錢 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滋腎水以制心火實滋腎水以救肺金也肺金得腎水之泄而肺安腎水得肺金之泄而水壯子母同心外侮易制又何憤懣哉此金鬱泄之之義實有微旨也

人有遇寒心痛脛沉重關節不利難於屈伸有時厥逆宿堅腹滿面色黃黑人以爲寒邪侵犯也誰知是水鬱之症

乎小欝之症成於土勝木復之歲，居多然而脾胃之氣過盛，肝膽之血太燥，皆能成水欝之症也。然則治之法何可舍脾胃肝膽之四經而他治？水欝成於水虛而水虛不同，水有因火而虛者，有因水而虛者。因水而虛者，真水之虛也；真水虛而邪水自旺，因火而虛者，真火之虛也。真火虛而真水益衰，然而真水真火可分而不可分也。大約無論真火真水之虛要在於水中補火，火足而水自旺，水旺而欝不能成也。方用補火解欝湯，熟地一兩、山藥五錢、巴戟天一兩、肉桂五分、杜仲五錢、薏仁五分，水煎服，連服四劑自愈。此方於補火之中而仍是補水之

味自然火能生水而水已生火則水火兩濟何鬱之有正不必滋肝胆而調脾胃也

人有少氣脇腹胸背面目四肢墮脹憤懣時而嘔逆咽喉腫痛曰乾舌苦胃腕上下忽時作痛或腹暴疼目赤頭暉心熱煩悶懊憊善暴死汗濡皮毛痰多稠濁兩顴紅赤身生痈瘡人以爲瘀火作祟也誰知是火鬱之病乎夫火性炎上火鬱則不能炎上而違其性矣五臟之火不同有虛火實火君火相火之異然火之成爲鬱火者大約皆虛火相火也虛火相火者卽龍雷之火也雷火不鬱則不發動過於鬱則又不能發動也若君火實火雖鬱而仍能發動

耳故治火之鬱者治虛火相火而已矣既曰虛火則不可用瀉既曰相火則不可用寒所當因其性而發之耳方用發火湯 柴胡一升甘草一小枝神三錢炒棗仁三小升當歸三小升陳皮三分神曲一錢白芥子二小升白术二錢廣木香末五分遠志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火鬱解再劑而諸症愈矣此方直入胞絡之中以解其鬱悶之氣而又不直瀉其火而反補其氣血消瘀去滯火遂其炎上之性也或疑龍雷之火在腎肝而在心包今治心包恐不能解龍雷之火鬱也殊不知心包之火下通於肝腎心包之火不解則龍雷之火鬱又何能解哉吾解心包之鬱火正所以解

龍雷之鬱火也不然心包之鬱未解徒解其龍雷之火則
龍雷欲上騰而心包阻抑劈木焚林之禍必日更甚惟解
其心包之火則上火既達而下火可以漸升且上火既達
而下火亦可以相安而不必升矣此治法之最巧而行醫
者所宜細審也

人有畏寒長熱似風非風頭痛頬疼胃脘飽悶甚則心脇
相連墳脹鬲咽不通吞酸吐食覓食則喜食完作楚甚則
耳鳴如沸昏眩欲仆目不識人以爲風邪之病誰知是
木鬱之症也夫木屬肝胆肝膽之氣一鬱上不能行於心
包下必至刑於脾胃人身後天以脾胃爲主木剋脾土則

脾不能化矣木剋胃土則胃不能受矣脾胃空虛則津液枯槁又何能分布於五臟七腑哉且木尤喜水脾胃既焦乾之土則本無水養剋土益深土益病矣土益病則土不生肺而肺金必弱何能制肝而壯木過燥愈不自安而作祟矣治之法宜急舒肝胆之木氣然徒舒肝胆之氣而不滋其肝胆之血則血不能潤而木中之鬱未能盡解也方用開鬱至神湯 八參一錢 香附三錢 茶朮二錢 白朮一錢當歸二錢 白芍五錢 陳皮五分 甘草五分 炒梔子一錢 柴胡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鬱少解再劑而鬱盡解也此方妙在無刻削之品而又能立去滯結之氣勝於逍遙散

多矣或疑鬱病宜用解散之劑不宜用補益之味如人參之類似宜斟酌殊不知世風日下景況不常拂抑之事滿多愁悶之心易結不比上古之世恬澹寡營未鬱之氣盡得之歲運也且近來元氣更漓尤非上古可比故治法亦宜變更不可執鶴難用補棄人參而單用解散之藥耳況人參用入於解散藥中正既無傷而鬱又易解何不可用之有

人之鬱病婦女最多而又苦最不能解倘有因卧終曰癥痴不語人以爲呆病之將成也誰知是思想結於心中氣鬱而不舒乎此等之症全恃藥餌本非治法然不恃藥餌

聽其自愈亦非治法也大約思想鬱症得喜可解其次使之大怒則亦可解蓋脾主思思之太甚則脾氣閉塞而不

開必至見食則惡矣喜則心火發越火生胃土而胃氣大

開胃氣既開而脾氣又安得而閉乎怒屬肝木木能剋土
土怒則氣旺氣旺必能沖開脾氣矣脾氣一開易於消食

食消而所用飲饌必能化精以養身亦何畏於鬱乎故見

此等之症必動之以怒後引之以喜而徐以藥餌繼之實

治法之善也方用解鬱開結湯 白芍一兩當歸五錢

芥三錢白朮三錢牛棗仁三錢甘草五分神曲二錢陳皮

五分薄荷一錢丹皮三錢立參三錢茯神二錢水煎服十

劑而結開鬱亦盡解也此方卽逍遙散之變方最善解鬱凡鬱怒而不甚者服此方無不心曠神怡正不必動之以怒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咳嗽門

人有驟感風寒一時咳嗽真必塞而不通嗽必重而不弱痰必先清而後濁身必畏風而惡寒此風寒入於皮毛而肺經先受之也夫肺之竅通於鼻肺受風寒之邪而鼻之竅不通者阻隔肺金之氣也肺之竅既不能通而人身之火卽不能流得於經絡而火乃入於肺以助風寒之黨矣故初起咳嗽必須先散風寒而少坐之散火之劑不可重

用寒涼以抑其火亦不可多用酷熱以助其邪用和解之法爲最妙如甘桔湯小柴胡湯是也然而世人往往以小急不急治者多矣久則肺氣虛而難愈則補母補子之道宜知也補母者補其脾胃也補子者補其腎水也似乎宜分兩治之法以治久咳久嗽之症而余實有兼治之方既有利於子母而復有益於咳嗽母論新久之嗽皆可治之以取效也方用善散湯

麥冬二两蘇葉二两茯苓三两

玄參

三两

甘草一两

黃芩八分

天門冬三两

冬花五分

見母一水煎服此方用麥冬去門以安肺氣用茯苓甘草以健脾胃之土用玄參以閏腎經之水用蘇葉款冬花

以解散其陰陽之風邪又加黃芩以清其上焦之火貝母以消內鬲之痰斟酌咸宜調濟皆當故奏功取勝耳入有風寒已散而痰氣未清仍然咳嗽不已氣逆煩冤牽引腰腹俛仰不利人皆謂必須治痰之爲亟矣然而治痰而痰愈多嗽愈急咳嗽重者何也蓋治痰之標而不治痰之本耳痰之標在於肺痰之本在於腎不治腎而治肺此痰之不能去而咳嗽之不能愈也夫腎之中未嘗有痰也何以見痰之本在腎耶人生飲食原宜化精而不化痰惟腎氣之虛則胃中飲食所化之津液欲入腎而腎不受則上泛爲痰矣腎氣既虛宜平養胃中之津液以助其餓渴

何見津液而反不受于不知腎氣之虛者因肺氣之虛也
腎見肺母匱乏欲救母以濟急忽背母而受益乎故見胃
之津液而不受者讓胃之救肺母也無如胃中所化之津
液無多不足以濟肺之乾枯而心火見胃之津液來生憤
于私養仇家轉來相奪則津液不能滋肺而反化爲痰涎
而外越矣然則治之法烏可獨治腎乎然而腎子之不能
報母之仇者非水之多乃水之少也水少則化爲痰水多
則制夫火吾大補其腎水使腎水汪洋既能剋心火之有
餘更能濟肺金之不足心火不敢相奪胃氣又復相安自
然津液下潤腎經獨受化精而不化痰矣方用熟地二

兩
麥冬二兩 甘草一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水煎服此方
卽子母兩富湯加味者也以熟地大滋其腎水以麥冬大
安其肺金加芍藥柴胡甘草以舒其肝胆之氣使其不來
犯脾胃之土則脾胃之氣易於升騰上使救肺而下可救
腎且邪亦易散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人有久嗽而不愈用補腎滋陰之藥不效反覺飲食少思
強食之而不化吐痰不已者人以為肺金尚有邪留於胃
中而不知乃脾胃虛寒不能生肺使邪留連於中脘而作
嗽也夫肺金之母脾胃二經之土也土旺則金旺土衰則
金衰不補母以益金反瀉予以損土邪卽外散肺且受傷